

◆温情时刻

立冬的饺子

马庆民



“细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叶半青黄。小春此去无多日，何处梅花一绽香。”宋代诗人仇远的一首立冬诗，让我们感受到了立冬的丝丝微寒和缕缕馨香。

立冬不仅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，在我国的很多地方也被当作重要的节日来庆祝。

古语云：“立冬补冬，补虚空，抢顿饺子好过冬。”在我们老家，每年立冬这天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顿丰盛的饺子来庆祝丰收，驱寒过冬。

儿时，每逢立冬这天，灶台上便响起紧锣密鼓的剁肉声，不用想就知道，中午又有美味的饺子吃了。父亲剁肉的声音，

母亲切菜的声音，奶奶舀水的声音，种种声响，让寂寥的初冬变得热闹喜庆起来。

母亲包的饺子皮薄馅大，味道鲜美，而且馅儿的种类繁多，什么虾仁、野菜、茴香苗、蘑菇、牛羊肉、猪肉，但凡可以食用的，皆可被包于方寸之间。

但印象里吃得最多的还是倭瓜馅儿的饺子。倭瓜又称南瓜、饭瓜和南瓜，是北方一种常见的蔬菜。一般倭瓜都是夏天里自己的田间地头结的，成熟后存放在窗台上，经过长时间日晒糖化，在立冬这天做成饺子馅，味道极其鲜美，蘸醋加蒜吃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但这并非是我最爱的饺子。依我看，

饺子中的状元，非猪肉白菜莫属。立冬这个时节，本就是收白菜的季节，经霜之后的白菜，叶子似乎一弹即破，白嫩鲜绿。捧在手里，晶润如羊脂，亮白似白雪，嘎嘣咬一口，爽爽的脆，凉凉的甜。至于猪肉，要选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，先斜刀切片，再横刀切段，然后以排刀剁为细细的碎末。

至于调馅儿，那可是个技术活。怎么配料，如何搅拌，都有母亲独家的程序和标准。总之，母亲一定会用那双巧手让食物乖乖听话，保住它们的鲜美之味。

包饺子，则是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正如梁实秋写饺子：北方人，不论贵贱，都以饺子为美食。钟鸣鼎食之家有的是人力财

力，吃顿饺子不算一回事。小康之家要吃顿饺子要动员全家老少，和面、擀皮、剁馅、包捏、煮，忙成一团，然而亦趣在其中。

一顿饺子，不仅仅是口腹之欲，不仅仅是祛寒暖身，还有剁馅、擀皮、包捏、烧火、蒸煮等，整个劳动过程中所体现幸福生活的其乐融融，以及谈笑声、锅碗瓢盆的撞击声所交织出和谐家庭的热闹和欢喜。

吃饺子之前，母亲先会说：“立冬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然后，才把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子。我们开始迫不及待地找寻自己喜欢的馅儿，两口一个，一口一个，直到鼓起腮帮子，撑起了肚皮。

那时候总觉得，立冬就像一道门槛，跨过去，便是冰天雪地漫长的冬天，正是有了这立冬的饺子，才让身体有了热能，也让生活有了奔头。

如今，在一个远离故乡的城市生活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想起最多的就是母亲包的饺子；内心对家最深的记忆，依然是那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。如果这个即将到来的寒冬里，有一种美食是温暖的，是喜庆的，是团圆的，我想，那一定是母亲亲手包的立冬的饺子。

童年的土火炉

魏青锋

父亲年轻时，是老家乡下有名的泥瓦工，可因一次意外落下残疾，不再方便爬高爬低，但是手艺一直没闲着。20世纪80年代，条件好一些的人家从烧柴火改为烧煤，可是煤燃烫人，不适合火盆烤火，父亲出外做过工，见识过外地取暖的土火炉，凭着己见就在家试试做。

开始，父亲先在火炕的侧面凿一个口，再用红砖裹着一层泥皮，将土火炉的烟道和炕洞相连接，这样不仅解决了煤烟呛人的问题，而且炉火燃烧的热量也会悉数被土炕吸收，省却了每天早晚烧土炕的麻烦，土炕一天到晚都陪着屁股。

但过了段时间，红砖的劣势就凸显出来，高温时间长了，砖就会炸开，泥皮也随即有了裂缝，一生火，满屋子呛人的青烟。父亲就扒了红

砖，改换成泥坯，制作泥坯时，中间夹杂些麸皮，泥坯就多了韧劲，且耐高温，除非有外力，否则一个土火炉可以用上好几年。每年过了霜降，父亲就买了散煤，添加少量烧土，加水搅拌，在院子里的空地上制成两公分厚的煤糕，切成四方块晒干后堆在窑后面，随用随取，添加了土质的煤炭呛人的味道会淡些。

冬日，家里因有了土火炉暖意融融。门外，西北风发疯似的一会儿斜斜了着棉门帘，一会儿尖叫着钻进柴垛。父亲坐在土炉旁边，眯着眼睛打盹，隔一会儿手伸进火炉边上的小隔间里，里面通常会烤着红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诱人的烤红薯香味。

家里的土火炉好使了，父亲开始接外面的活儿。他联系了一家专门做铸铁炉条、封闭铁圈和盖子的小厂。找父亲干活儿的顾客只要购买了这一套铸铁设备，父亲做土火炉就不收手工费，甚至后来父亲还从家里带了泥坯过去。一到秋后，父亲的土火炉生意就进入了旺季，一天到晚不着家，正是收秋时节，苞谷、柿子、红薯和花生都要赶着收回来，可苦了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个。看着我们手上磨出的血泡，父亲爱怜地说年底要送我们一个大礼物。

记得那天飘着雪花，我们正围着火炉听母亲讲故事，父亲抱着一个大纸箱进来，仔细看原来是台17英寸的彩色电视机。我们兴奋地大喊大叫。我家成了村里第一户购买彩色电视机的人家。自此以后每天家里挤满了人，炕上炕下、炉火边、灶台边到处都是人，土火炉炭火正旺，炉壁仿佛是通红的，屋里空气都是温暖的，比炉火还热烈的是看电视的人们，不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。

有一年，父亲给外村一对新婚夫妇送了土火炉，但有天晚上，火炉盖子没有盖严密，炉火熄灭了，恰巧半夜刮了倒风，结果那对夫妇煤气中毒，差点酿成大祸。父亲大清早赶到镇卫生院，提了礼品并坚持要付医药费。之后父亲盘土炉的同时，还负责传授封炉火(晚上使炉火处于半休眠状态)的方法和经验，直到后来逐渐出现了蜂窝煤炉子、铸铁火炉、电炉子、电暖气等，土火炉慢慢就没了市场，以后几年，父亲一直在义务做些土火炉修修补补的工作。

家里的土火炉在拆迁之前，还一直保存完整。父亲去世几年后，村子整体搬迁，母亲随着哥哥搬到了镇上的小区，不久，老村子就被夷为平地，据说要建一家机械设备厂，投产后每家可以有一人在厂里上班。这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土火炉了，只是在梦中，父亲那单薄的身影和那火苗呼呼的土火炉偶尔出现过。曾经的记忆中，土火炉灼热的光芒温暖着我一个又一个寒冬，也照亮了我的童年时光。

◆夫妻之间

婚姻的“补丁”

孙志昌



我的一位好朋友和他的初恋结婚了。他们一起长大，相互了解。刚结婚，他感觉很幸福，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。我们都调侃道：“你这辈子掉进幸福窝里了。”不管我们怎么说，他也不言语，笑一笑而已。

结婚两年后，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少了份幸福，多了份忧郁。我打趣道：“兄弟，怎么了？那幸福的感觉怎么看不到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没想到结婚后，有这么多事情。”还没等我进一步问。他说：“我出外时，她有意见，让朋友到家里去，她嫌乱，我喝酒，她嫌烦，在旁边唠叨，反正我不管做什么，她都有意见，和我的想法总是不一样，你说我哪儿有幸福可言。其实，我对她的一些做法，我也不惯，但我不说，真没想到两个人还有这么多不同。”我听他这样一说，就知道，他遇到了婚姻的瓶颈，那就是相互的不适应。我说：“我们可是一直羡慕你的，没想到你也这样啊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再碰到他，他心情大好。我说：“有什么喜事啊，这么高兴。”他高兴地说：“现在我轻松多了，她对我唠叨少了，能理解我的一些习惯了。”我追问道：“你们是怎么做的？”他轻松地说：“有一天，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：婚姻就是衣服，要注意打‘补丁’，婚姻不和谐了，就是有了漏洞，要打‘补丁’。我拿给她看，并进行了深入交流。从此，她慢慢地改变自己。其实很简单，理解对方，容忍对方的一些习惯，也就没事了。”

和谐的婚姻是人人所追求的，可婚姻的不和谐又是很多人要面对的现实。见解上的不一致，性情上的不相投，习惯上的差异，心境上的不同，所有这些在热恋时被冲动和躁动掩盖了的东西，一旦双方走进围城就显露出来了。最初的忍耐和宽容，终有一天会怒不可遏，夫妻之间发生冲突，甚至冷战，最终搞得两人心身不安。

是啊。婚姻如同衣服，有时会因为夫妻互不相让、撕扯而产生裂缝。平淡的日子不免放大了每个人的个性及缺点，两人个性的张扬和缺点的裸露必定会产生一些冲撞和不相容。这对婚姻是一种伤害，也是一种考验。此时，不妨宽容大量地为自己的婚姻衣服打个“补丁”。

婚姻有了“补丁”，虽不如初时美丽，只要我们正视它，并从此省悟，也是人生的一大长进。人的容颜可以苍老，但爱情可以鲜嫩如初。婚姻的衣服可能也会褪色变旧，但它即使褪色变旧还是那样合体、耐穿和舒适。给婚姻的衣服打个“补丁”，也并不会破坏其自身的价值，只是那个“补丁”要巧妙、要艺术、要好看。婚姻出现了问题，别急于做决断，试试给婚姻打个“补丁”，或许婚姻又温馨如初。

能够及时给婚姻打“补丁”，婚姻生活将会更加新鲜与和谐，能够阻挡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，相互搀扶走好人生路！

收红薯

李永海

再没有比农民更在意节令的变化和天气的改变了。因为到了每个季节该种啥该收啥，那都是老祖宗几千年得来的经验。

霜降过后，基本上每天都会有霜降下。这时候，霜雪一降，万物皆枯。这也更加快了人们收割庄稼的进程。

收红薯是生产队里最后一项大工程。因为那个时候红薯是农村人的主食之一，每个生产队都会栽种上百亩的红薯。

红薯叶特别娇嫩，一旦遇到霜降，立马就枯干。这也是告诉人们，收红薯的时节到了。队长选择好了日子，告诉大家带上自己用的镰刀、粪钩、粪叉(四个齿的工具，用来翻地或剜地)等，去地里收获红薯。

清晨，大家早早地吃过了饭，听到队里的钟声一敲响，人们就赶到大街上聚集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，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，大部队的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

大家雄赳赳，气昂昂的像是行军打仗的队伍。到了田间地头，拿镰刀的妇女排在最前面先钩去地面上的红薯秧。后面的男劳力也拉开了阵势，按每个人几垄红薯埂分开，便开始翻地挖地收红薯。

不管是种庄稼还是收庄稼，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涨。人们都是使足了劲儿，奋力地干活儿。勤劳的庄稼人，历代代都是靠着这份勤奋劲儿，从这些沙土地里刨食过日子。

不多时，一块块碗口大的红薯被翻了出来。三五行堆放在一起，长长的红薯堆，像是一道道岭，又像是一座座山。看着这些大红薯，人们的心里乐开了花。有人抱起一块大红薯，大声喊：“队长！快来看看这块大红薯。”

队长看着这块20多斤的大红薯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像花儿一样绽开了。队长伸出手来掐指一算，平均一棵红薯秧能结多少斤红薯，一亩地有多少棵红薯秧，一共多少亩红薯地。这一算不当紧，队长立马失声笑了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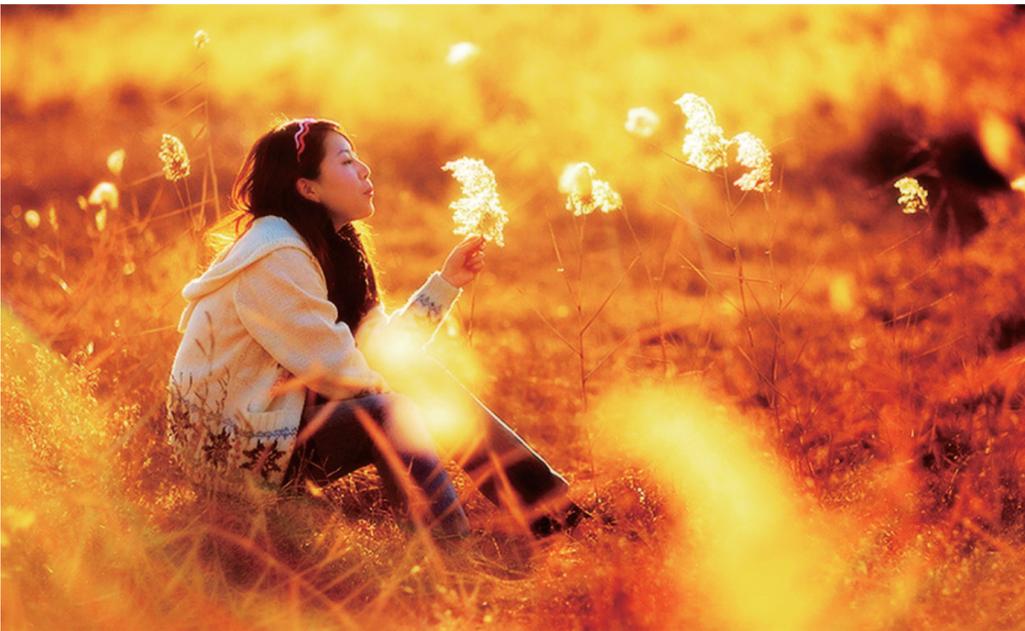
“队长，您笑个啥？”队长乐滋滋地说：“咱今年的红薯大丰收了，比去年要多收两成呢。”听队长这样说，大家立刻都沸腾起来。因为这表明今年每家每户都要多分到很多红薯嘛……

时光如流水，一晃不觉几十年过去了。每当看到红薯时，当年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那些年，那些事，仿佛就在昨天……

月亮先是从小村口探了探，然后仿佛突然一下，就完全跳了出来。月光透过玻璃窗撒在炕上，盐一样。双柱老汉和衣躺着，他的两眼虽然紧闭，但此刻却异常清醒，院子里任何风吹草动都休想逃脱他的耳朵。他的左手伸出来，紧紧地抓着电灯开关的拉绳，右手则靠着身体操着一条三尺长短的木棒。他在等一个人，一个贼，或者两个。老伴儿患有风湿性关节炎，疼痛让她即使睡着也不时地呻吟，长长短短，让人心烦。这个愚蠢的女人，家里闹贼了都不知道，双柱老汉心想。

闹贼的事是今天早上双柱老汉发现的。喝完茶，打开立柜找写有缴电费的户号的条子，往常家里的证件、存折、条据、现金什么的都是装在那个印着红五角星的黄帆布包里，再放在立柜的暗格里。就是从暗格里拿出黄帆布包的瞬间，他发现端倪，包有人动过了，绝对的，不然自己的身份证怎么会从包里跑出来躺在暗格里呢？问了老伴儿和儿子，都说没动过。双柱老汉明白了，这是家里进了贼了。最近新冠肺炎疫情闹得凶，一家人响应号召没出过门，白天贼不可能来，那就是晚上等



又见芦花飞

郭任坤 撰

让孩子在肯定中成长

司德珍

儿子的考试成绩出来了，参差不齐的红色错叉让人触目惊心。我看着试卷，恨铁不成钢地训斥起来：“这么简单的题也做错，是不是欠揍了！”儿子惶恐地看着我，大气也不敢出。我把试卷摔在桌子上，让他好好反思，自己便下楼散心了。

来到小区的广场，看见有个孩子在学骑自行车，孩子的爸爸在后面扶着车子，小小的儿儿边蹬脚踏板边嘟囔着，“爸爸，你别松手。”爸爸温和地笑着：“我扶着呢，别怕，你看前面。”孩子听后，放心大胆地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。看他骑得稳了，爸爸悄悄把手松开，孩子晃悠悠骑了几步就连人带车倒在了地上。孩子爬起来，咧着嘴就哭开了，爸爸边给他揉膝盖边安慰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”孩子不哭了，再次练习骑车，咣当，又摔倒了，爸爸

又鼓励：“有进步哦，再来一次，加油！”摔倒，爬起来，鼓励，一次次重复着这个过程，我不由感慨，孩子爸爸的心态真好。

我想起了在网上看过的故事：庙里的师兄让小和尚去打油，并恶狠狠地告诉他，不许洒了，不然回来挨板子。小和尚哆哆嗦嗦接住油碗去打油。回来的路上，他只顾着碗里的油，没注意脚下的路，被石头绊了一跤，险些摔倒，碗里的油洒了出来。小和尚又急又怕，慌得不得了，一不小心，油又洒了出来。结果到庙里的时候，碗里的油只剩一半了。师兄大怒，骂小和尚是个笨东西，小和尚吓得哭了起来。师父闻声赶来，问明原因后安慰了小和尚，并让他再去打一碗油。小和尚急忙摆手：“我可不是打油的料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油碗，还洒了一半呢。”师父拍拍他的

肩膀，和蔼地告诉他，油洒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回来告诉我外面有什么就可以了。小和尚接过油碗再次出了庙门，一看风光，真美啊，树绿了，花也开了，农民在耕种，孩童在玩耍，阳光温柔，万物可爱。他心情愉快地走进了庙门，忽然发现碗里的油一滴没洒。师父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子们，好心态决定成败。

“哈哈，我会骑自行车啦！”孩子的欢呼声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，我抬眼望去，那个孩子正欢快地“驰骋”在广场上，自行车骑得歪歪扭扭，可孩子的笑容里满是自信。我恍然大悟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我们要有好心态，允许他失败，允许他摔倒，允许他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着前行。同时，也要耐心地鼓励孩子，让他在肯定中成长。

我眼前浮现出儿子那张惶恐的脸，心不由得疼了一下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儿子正俯在桌前做题，小小的身影在橘色的灯光里，看上去有些单薄，我上前抱住儿子，轻轻告诉他，这次考砸了没有关系，调整好心态，继续加油，妈妈会永远支持你。儿子仰脸与我对视，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，他嘴角微微弯起：“相信我，妈妈，我可以的。”

我笑了，他也笑了。

惑地问。

“爸，前几天我不是给了您一万元嘛。”儿子有点难为情地说。

“是啊，你找那钱？”双柱老汉问。

“嗯，您把那钱放哪里了，我先用用，等这几天过去，我要出去打工的时候再给您。”儿子说。

“那钱我前几天用了。怎么，你急用钱？”双柱老汉有点底气不足地说。

“这不是疫情严重吗，我想捐点钱，可银行取钱太麻烦，就想到给您的那钱了，想着先拿来捐了，等事情过去了再取钱补上。怕您不同意嘛，这才偷偷摸摸的。”儿子解释道。

“哎呀，你早说嘛，那钱呀，爸前几天已经捐啦。爸还怕你不同意哩，所以没跟你们说。”双柱老汉高兴地说。

儿子激动地说：“真的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这时老伴儿也早已醒来，听着父子俩的谈话，忍不住说道：“捐得好。”

一阵爽快的笑声从屋子里传出来。黎明终于到来，黄帆布包上那颗五角星在晨曦里像一朵花，那么红，那么鲜艳，发着光。

捉“贼”

刘贵锋



一家人睡熟的时候进来的。如此看来，这贼不但来去自由，而且对家里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也了如指掌。双柱老汉的鼻梁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，暗道侥幸。帆布包原本有一万多现金，是儿子前几天打工回来给家里的生活费，幸亏几天前自己用作别的用途了，不然损失就大了。

双柱老汉耐心地等待着，他有预感，既然贼没有偷走什么，那么还会再来，这一次要叫他有来无回。等待是难熬的，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。有几回，双柱老汉实在忍不住想起来吸几口烟，但最后都被他遏制了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双柱老汉的上眼皮开始碰下眼皮。毕竟60多岁的人

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